

四十而惑

齐天大 著

.1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四十而大惑



——是关于生命的

齐天大 著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十而大惑 / 齐天大著. —北京: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022-5421-6

I. ①四… II. ①齐…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81138号

四十而大惑

出版发行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43号 100048)

责任编辑 孙凤春

责任校对 冯莲凤

责任印制 潘玉玲

印 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66千字

版 本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22-5421-6 定 价 18.00元

网址: <http://www.aep.com.cn>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部分 四十而惑

1. 人类“非典”时的彷徨	3
2. 水城威尼斯的玻璃	6
3. 千年的时差	9
4. 在多重语言中行走时的无知	12
5. 法语响彻在反战的口号之中	14
6. 被人叫“父亲”的幸运	16
7. 趣事	18
8. 天上掉下来个“小女子”	19
9. 养鱼、养虾、养“文字”（蚊子）	21
10. 你也是“历史人物”	24
11. 戏儒	26
12. 幽默是天生的	28
13. 文字是思维的分泌物	29
14. 贾宝玉出走以后	31
15. 我宏伟的幽默计划	33
16. 太极的真谛	36
17. 卖智力玩具者的智力	37
18. 著作等身与矮子	38
19. 妹妹你大胆地——裸奔	39
20. 为被点杀的活鱼默哀	40
21. 高堂明镜乐白发	42

22. 无伟人时代的无聊——“伟人论”	44
23. 四十一叹	50
24. 如草的头发	52
25. 我“格”感觉、我“格”Feeling	53
26. 横断在此岸与彼岸之间的40岁	56
27. 她们的美，真如星辰般烂漫——读张紫葛《在宋美龄 身边的日子》	58
28. 天底下谁能写出这种文章？	60
29. 谁说出名要趁早？	61
30. 久违了的秋色的园子	62
31. 欣闻“肥天鹅”又要重返大剧院	64
32. 几千年的汉字，就那么几段情	65
33. 浅说文字的缺钙	66
34. 文章应再次复古	68
35. 我眼中所见汉字，都是象形的	69
36. 我作文时特像是在作“着”漫画	70
37. 千万别说“什么人”都写书！	72
38. 我得罪了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	75
39. 已经开始有同龄人Bye Bye了	76
40. 喜观夫妻相	77
41. 休说人比人得死	80
42. 王小波终于可以闭眼	81
43. 快看，母系社会已经复辟！	82
44. “逢十退一”	83
45. 羊年血淋淋的退却	85
46. 我万幸见到了伟人的后裔	87
47. 桂林出了个Ma Ma Moon	89

48. 保护你的心	91
49. 快要暂别的紫竹院	94
50. 我用笔——为这2003年盘点	96
51. 上班与下班，上班和导弹	99
52. 为何向我促销保健品的朋友脸呈菜色？	102
53. 80岁之后的金球胜利法	103
54. 俺闯下了一个大祸	105
55. 曹雪芹的倒挂金钟	106
56. 俺怎样才能够——“不在服务区”呢？	107
57. 代天而死的狸	108
58. 被人扒了的欢快的猪脸	110
59. 此时的“人济”已成了危楼	111
60. 人间随处有“红楼”	113
61. 我要将杭州——出租出去	116
62. 2004初雪之天坛	119
63. 何日凤巢变雀巢？	122
64. 苦雨知时节，倒霉才发生	124
65. 老来难还是就业难	126
66. 中午以后的世界，是双影的	129
67. 四十刚一过，血管就爆破	132
68. 人到八十，才刚该叹气	134
69. 我仅凭一根独笔，在与假幽默决战	136
70. 为教你幽默，我借来了螺旋藻	138
71. 我这本书的第一版，你绝对要看	140
72. 看我来编排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喜剧	142
73. 我在百人的坟头上撒丫子跑过	145
74. 40岁头上论道德	147

75. 何时每天都是节? ——写于大年初六, 猴子来了的第六天	150
76. 他因被流放而欣喜若狂!	153
77. 俺从小就极怕得势	155
78. 讥讽深藏于“是”与“不是”之间	158
79. 40岁上的“是与否”	160
80. 龟虽寿, 也偶有死时	162
81. 二谈老龟之死	164
82. 40岁之后, 你该“不干”什么?	165
83. 我再大抄特抄一回——我自己写的书	167
84. 关于刚才这出戏的一点余音	170
85. 路多得很, 但没有一条通向罗马	172
86. 在另一条路上急行军着的	175
87. 人生喜逢“恶心”时	177
88. 我带你重温一下萨特式的恶心	181
89. 真正的恶心, 是“否”中无“是”	183
90. 那些被恶心吞下去的	186

第二部分 天坛零落日记

1. 2003年6月15日的	191
2. 2003年6月16日的	192
3. 2003年7月13日的	194
4. 2003年9月7日的	196
5. 2003年9月20日的	198

第一 部分

四十而大惑

1. 人类“非典”时的彷徨

一

“SARS”——“非典”，即“不是典型”的意思——从字
眼上看。“SARS”，用带美音的English来读，可读做“杀尔死”，
或“杀儿死”，再或“撒儿屎”；用英式的English来念，则便是
“刹死”——一种颇有些听起来不愉快的声音了。

二

人类——可能是得罪了，或是已经得罪了，再或是即将得罪
了——什么，才最终招惹上“SARS”，招惹上“非典”，以及
“撒儿屎”、“杀儿死”，还有那个“刹死”——“霎那便死”
的家伙。

难怪这个“SARS”，听起来这般让人恨，让人无奈，让人
起鸡皮豆，让人死不得死，活又不知怎么活，娱乐又不知如何娱
乐，悲痛又不晓得如何悲痛——呢？

啊！“SARS”；

嘿，“非典”！

三

据说“非典”是从哪一种动物的身上，不知是动物的腰

部、腿部，还是臀部——传到人的身上来的。据说，咱们到了如今——都已死了几百人了——还不知道哪一个她——某个从臀部、腿部、腰部——将“它”——“非典”传给人类的动物给——找出来。

人类啊，第一次这般需要了解“她”——那种动物；人类啊，第一次，企求“她”——那种动物的“真颜”浮现；人类第一回需要“她”，或“她们”——动物的合作……了。

四

我们——指人，一“非典”，一普遍地“非典”后，就开始害怕了。

这说明我们——还指人，还是有些胆小的；这证明我们人类，毕竟是会彷徨的。我们彷徨于无知，我们彷徨于戴口罩，我们彷徨于害怕迎面而来的人和被迎面而来的人、或人群害怕；我们彷徨于生和死，我们彷徨于知和无知，我们彷徨于空中的飞沫——吐沫星子，我们甚至还彷徨于——彷徨。

嘿嘿“非典”，你还可以！

——使我们——人，害怕得胆小如鼠。

五

人的文明在延续了几千年之后，终于一步地——飞跃进了一个“非典”的时代。我们——活着的人，也终于都戴着口罩——Mask（面具），躲着对方。

“非典”，不是Standard的，不是“典型”的，而是不再“典型”的——日子和人。当典型到了不再典型之后，人类——我们的惊慌，便是非Standard——非典型般地来了。我们便不在有什么典型了。我们就不再需要什么典型了，我们就不再要求什么典型了。我们也就不怕什么……典型了。

我们便都——戴着面具和口罩；我们便将我Bigmouth——“大嘴”，用一层不够，两层不够，三层不够……八层还不够，只有十二层才够的——大口罩子，将我们的口、嘴和发声器官给堵起来、封起来、盖起来了。

于是我们便“戛然”地一下子——都成大哑巴了！我们无声了，我们失声了，我们再也不愿没完没了地大喊大叫和胡说八道了。

总之，我们蔫了。

六

“非典”在走，我们也在走。“非典”在延续，我们的口罩和我们的“怕”也在延续。“非典”没完结，“非典”没结果。这篇关于“非典”的文章也没完结，也在没有结果中……结果。

（2003年4月16日，法华寺）

2. 水城威尼斯的玻璃

一

也就是美军在伊拉克用炮弹Shock（震慑）……萨达姆和他的兵的时候，我在意大利的威尼斯也被威尼斯人做的玻璃们狠狠地Shock了一下、狠狠地威慑了一回。所以，看来炮弹是可以威慑人的——与玻璃制的艺术品一样；看来，死人的事如果可怕起来，与美的玻璃同样地——可以用Owe（威吓），来比拟。

看来，美的东西如果要真的美起来，也是会吓死人的。

威尼斯的玻璃艺术品——就是这样地应该用如炮弹的震撼力、用死一般的血腥的迷彩来——描述。

那边发生着战争——在中东，这边我在威尼斯的有浓云的夜城里，一家一家、一户一户地赏析着“她们”——那些个用玻璃做的玩物，岂不是不合时宜？岂不是幸灾乐祸？岂不是冷漠？岂不是没心没肺？

岂不不忍心面对炮火下的众苍生？！

二

威尼斯的玻璃艺术（玩物）的美，只能用来比拟于战争、死亡、炮火、血腥，才足以使人了解其力量的震撼，才能够形容其艺术价值的重厚。

那，用好似更不恰当的语句来说，是一种“非典”式的美丽。

“非典”式的美，便不是典型的美，是不可察觉的、不可捉摸的、不可理喻的、不可先知的、不可预测的、不可判断的、不可评估的、不可测算的——美。

“非典”肺炎可怕，但“非典”的艺术，则，可歌可泣。

听说（说法之一），“非典”式的病，是从古人的古墓中翻掘出来的，是因掘墓的人惊动了古尸上的霉气而染上的。那么，威尼斯现代工匠用千年传下来的、千古降下来的神土制作的一个个玻璃制的玩物们——有花型的，有鸟式的，有说不上是花型还是鸟式的、千姿百态的工艺品，则不也是由历史的古坟中泄出来的阴气陶制而成的？则不也是如“非典”般“非典型”的——玩物吗？

啊，艺术的“非典”。

哦，“非典”的艺术。

三

在没有月色的、半明半暗、半阴半阳、半历史半现代的威尼斯的夜的下面，我慢慢地、我轻轻地、我神乎其神地赏析着那白天中看起来也已美得神奇了的、一个个玻璃制的工艺品们。

在非典型的、不可仿、不可解、不可理喻的美的面前，我——有些恐惧。

正如我——恐惧那意大利电视中播放的故国的土地上正以非正常的手段走向众生的——可杀人的“非典”。

对艺术品的“恐惧”，来自于对她们的不可知。美到了——一旦，不可知的境地时，便将人给吓晕过去了。那时的美，便已不再是美，便化成了感觉和视觉上的可怕，便成“妖”了。

“妖”是可怕的，但也许是美的，因为妖一般是女色般的，是用“女”字旁相伴的。但即便是妖般的美的家伙，也还是能——吓死人的。

威尼斯暗夜下面一个个小橱窗中凄美的色泽下陈摆着的一个个用水晶般莹亮玻璃制作的、全世界知名的玻璃品们，便是妖，便是谜团，便是魔，便是奇迹，便是……

玻璃做的“非典”。

四

在这次去威尼斯以前，我曾托当地的意大利朋友打听，看是否能在威尼斯搞几个集装箱的玻璃品在中国卖卖，看是否能当威尼斯玻璃艺术品在中国的“总代理”。因为我在一本书上读到了她们——那些工艺品，和她们在世界享有的盛名。

这次，今天、今夜，当我从白天到夜晚游神般地徘徊于她们之间的时，我才终于知道，我可能这次，也许是永远，也不可能——当那个什么威尼斯玻璃品的“总代理”了，因为……因为她们是无法成箱成箱地被运往异地的，因为……因为她们是活物，是有灵魂有思维的活物，因为她们没有一个与另一个完全一样的，因为它们是用古今汇为一体的妖气合制而成的，因为她们是“非典”型的可怕的——一个个幽灵。

幽灵，是不好代理的！

幽灵，是不好推销的！

幽灵，是不适合于——倒买倒卖的！

幽灵是能——Shock and Owe——“威吓和震慑”（美军攻击伊拉克第二轮战役的代号）——人的知觉的。

幽灵，同样更是美得令人神不守舍的。

谁能与“非典”式的美的艺术品合为一体——哪怕是先Kiss再死去，不也是幸运的吗？

告别了，夜下的威尼斯人做的玻璃品们；再见了，玻璃样的神奇的水城威尼斯。

（2003年写于“非典”肆虐时的法华寺）

3. 千年的时差

—

当第一次用精确制导的飞弹空袭了伊拉克的美军隐形轰炸机，又飞回美国本土的空军基地时，那个飞机的驾驶员就会失眠了，他失眠的原因并非因为他良心发现，而是因为他染上了时差——Jet-leg。

即使乘坐了没有安装精确制导飞弹的、同时是美国制造的Boeing747横跨两个大洋——无论是大西洋还是太平洋，再或是北冰洋，还有什么南冰洋——的人，都会在抵达彼岸后失眠，抑或长眠不起，因为他或她们都因太快地飞行——不是自己飞而是坐

着飞机飞船飞——他们还没有这种本事——而或轻或重地 Jet-leg 了、时差了。

时差是人飞得太快而超过了声音的速度而得来的。以前的人类坐火车和船出行没有过时差；再以前的人骑着马行走没有过时差；再再以前的人连站都站不起来、要靠四肢在地上爬行时——我们的祖先猿或猴子——就更没有什么 Jet-leg——时差的感觉了。

这而今的地球上，恐怕还有一大多半的人还没乘坐过飞机，即便是坐过飞机的人之中的一大多半人，也还没有过跨两个大洋的“长途空袭”经历，更只有极其少数的人，才有极其偶然的会，开隐形轰炸机到另一个大陆的另一大群他们也不认识或永远不可能再认识（因挨炸后那些人都死了）的人头顶上去扔炸弹……所以，有过时差感觉的人，还是属于极为少数的人类。

比如本人。

比如如本人的商人。

比如如本人一类的想到另一个大陆（欧洲）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就业空子好钻的——“伪小人”（不是“伪君子”）。

二

前不久我在Italia——意大利那些小小的古镇上停留期间所感觉到的 Jet-leg——时差，是双重的：一半来自于远途的飞行，另一半来自于目光与那些千年古文物的接触。

那些城堡们，的确已经很老了，已有百年或千年。我身在其中，我头在晕眩，我心在追思，我神在与千年前的岁月接轨。接轨后的人心与身与神，便都在，迷糊的幻觉之中——与今世“时